

柯灵 主编 许道明 编选

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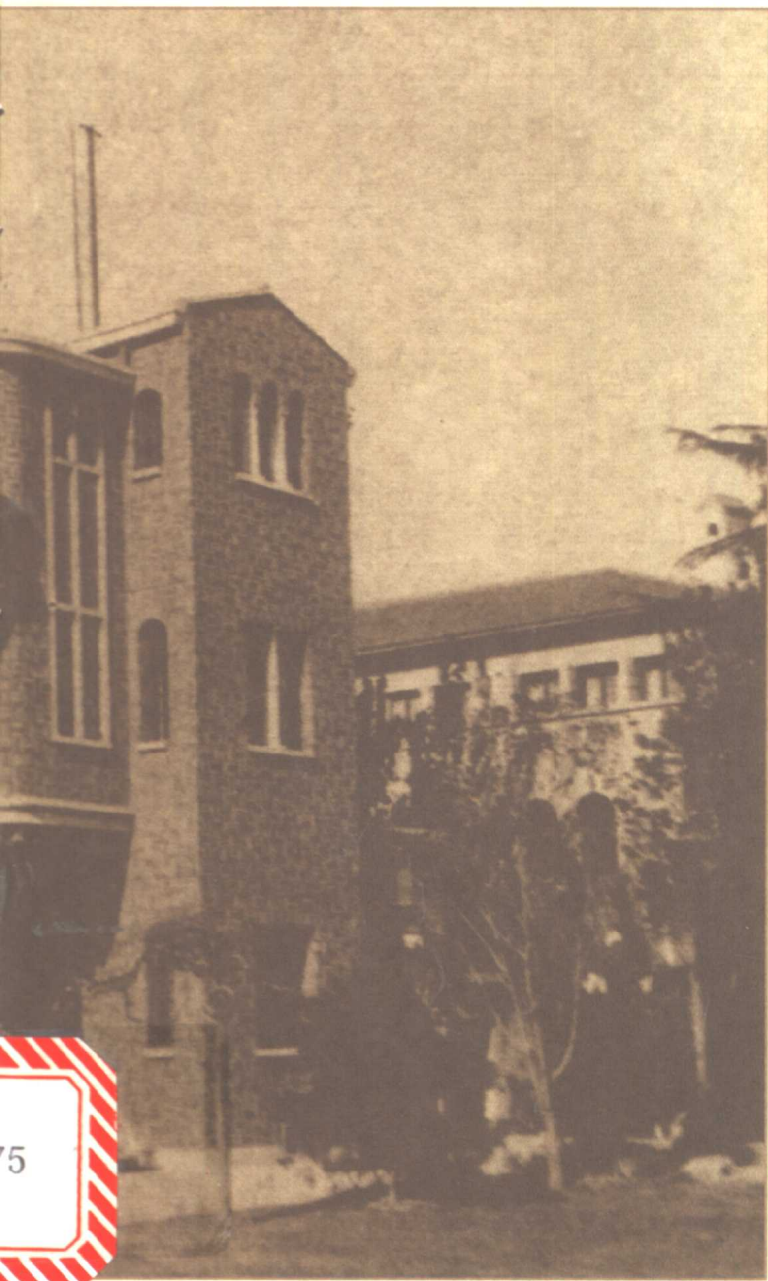
但的工程

——
《《《
幻洪创
洲水造
》》》

萃
编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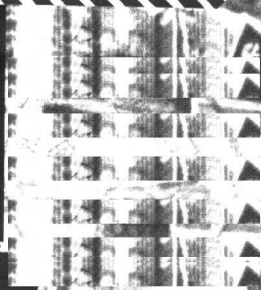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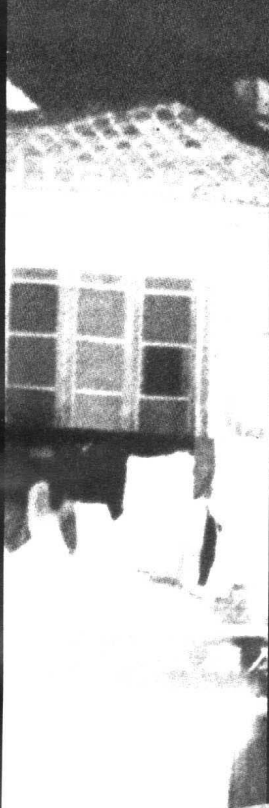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撒但的工程

——《创造》
《洪水》 萃编
《幻洲》

柯灵 主编
许道明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撒但的工程——《创造》《洪水》《幻洲》萃编/
许道明编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9
(民国名刊精选/柯灵主编)

ISBN 7 - 5325 - 2780 - 8

I . 撒... II . 许...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712 号

民国名刊精选

撒 但 的 工 程

——《创造》《洪水》《幻洲》萃编

许道明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5 字数 198,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 - 5325 - 2780 - 8

I·1409 定价: 14.7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是与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不仅是因为近现代报刊生动及时地展现了历史风云,而且也是因为近现代报刊对社会变迁起到了各种各样的作用。民国期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以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该刊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的诞生为标志,出现了不少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它们或宣传先进的思想和学说,或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或生动记录了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或真实描写了纷繁复杂的世态人情,体现了办刊人的宗旨,起到了刊物应发挥的作用。这些刊物,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办刊风格,尤其是一些文学类刊物,更是一些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宣传其主张、展现其风格的阵地,如《小说月报》、《语丝》、《创造》、《新月》、《现代》、《论语》等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文化遗产。

随着岁月的流逝,民国期间出版的许多刊物已不易寻觅。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应被人遗忘的,这不仅是为了研究历史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给今人提供借鉴。因此,在文学前辈施蛰存、柯灵先生等的支持下,我们组织编选了这套《民国名刊

精选》丛书。丛书遴选的对象,以民国期间出版的文学类杂志刊载的散文为主;编选的标准,则是兼顾资料性和文学性。入选的文章,或重其史料价值,或重其艺术追求。本着这一宗旨,丛书继《纸片战争——〈红杂志〉〈红玫瑰〉萃编》、《玻璃建筑——〈现代〉萃编》、《钓台的春昼——〈论语〉萃编》、《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和《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五种出版之后,又推出《影的告别——〈语丝〉萃编》、《撒但的工程——〈创造〉〈洪水〉〈幻洲〉萃编》、《豁蒙楼暮色——〈新月〉萃编》、《窗外的春光——〈人间世〉萃编》和《路亭——〈太白〉萃编》五种,每种书名均取自书中所选的文章的篇名。

丛书入选的刊物,均是民国期间问世的著名的文学类和文化类杂志。其中《语丝》首先是“五四”落潮后新文学流派生发的标志。它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悉心支持下,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以发表杂文随笔为主,形成了鲜明的文体风格,被称之为“语丝”体。创造社是“五四”以来一个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洪水》、《幻洲》等刊物,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创造社散文创作的艺术型风格的一般特色。“新月派”与“语丝派”、“论语派”一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也是因杂志而得名的。新月派虽然以诗的成就最大,但散文创作也很有特色,注意超脱,有绅士气。“论语派”的刊物主要是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三种文学期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均以发表小品文为主,以提倡幽默闲适、抒写性灵而著称。与“论语派”的倾向相对立的,是《太白》杂志,反对自我、闲适的“小摆设”的小品文,比较注意发表贴近现实的散文,和富有战斗性的杂文。这些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刊物的并存发展,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特点。

《民国名刊精选》丛书入选的十余种杂志,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刊物。丛书所选的文章,不仅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状况和各阶层精神面貌,有着不容忽视的认识意义。这些刊物,不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被湮没在尘封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问世,我们对这些刊物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无论从文学欣赏还是从了解历史的角度而言,这套丛书都很值得一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6月



前言

许道明

学界长期将创造社视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社团，当然目下情形有些改变，不少新见已经不再一味因袭陈说。但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创造社终究特别的注重自我表现，方法上倾向采纳开放性的浪漫主义，恐怕也是不刊之论。自 1921 年夏成立到 1929 年 2 月被查封，创造社既历经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实现过方向的大转换，即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期间创办过多种文艺刊物。光以“创造”命名的就有季刊、周刊、月刊等三种，此外，《洪水》（周刊、半月刊）和《幻洲》（半月刊）也有重要的影响。

遵循《民国名刊精选》丛书专选散文的主旨，并参考袁进先生编选《纸片战争——〈红杂志〉〈红玫瑰〉萃编》所持的方针，我们将 1925 年前题名为“创造”的两种刊物，以及《洪水》与《幻洲》视为“同一系统”。本选本所遴选的篇什均系以上四种刊物的散文文本，代表了创造社散文创作的一般特色。

《创造》季刊，是创造社主办的第一个文学刊物。1922 年 5 月 1 日创刊于上海，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轮流编辑，泰东书局印行，16 开本。此刊标榜“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至 1924 年 2 月出版了第二卷第二期之后

终刊,共出版6期。

《创造周报》1923年5月创刊于上海,仍由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三人轮流编辑,泰东书局印行,16开本。以适应论战需要,此刊尤重翻译与批评。历时一年,至1924年5月终刊,共出52期。

《洪水》是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先后停刊后才问世的。初为周刊,1924年8月创刊于上海,主持人周全平、敬隐渔、倪貽德等,由泰东书局发行,16开本,仅出一期即停刊。1925年9月复刊改为半月刊,头两卷由周全平、洪为法、叶灵凤等编辑,第三卷迁至广州出版,主要由郁达夫编辑。第一卷16开本,上海光华书局发行,第二、三卷32开本,创造社出版部发行。史称此刊是创造社前后期即“方向转换”的标志。至1927年12月终刊,共出三卷凡36期,又增刊一期。

《幻洲》半月刊,1926年10月创刊于上海,每期分上下两部,上部名“象牙之塔”,由叶灵凤编辑,下部名“十字街头”,由潘汉年编辑。先后由创造社出版部与光华书局发行,48开本。至1928年1月出版第二卷第八期后终刊,共出20期。

我们最终没有将《创造月刊》列入选择范围,原因只是这份刊物在它最活跃的时期,宣称方向已由“纯文艺刊物”转换为“战斗的阵营”,大抵以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己任。稍稍检索,不难发现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文字已为基本,文体性质上似乎不太符合编选宗旨。

创造社前后存在的八年间,有一个成色繁杂的作家队伍。史称三大部分,其一自然为“元老”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张资平等;其二一般誉为“少壮”派,是一批在1927年冬从日本回国的青年作家,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等;其三即为出版部的“小伙计”,主要包括周全平、叶

灵凤、潘汉年、洪为法、严良才，还有倪貽德等。在我们选取的四种刊物中，包含“元老”派和“小伙计”的大部，至于“少壮”派成员，差不多全是一些用力于革命文学论争的作家，他们的业绩大半在文论方面，故割舍了。“元老”派的创作趣味，根深蒂固，即使在倡导革命文学的当儿，还没有洗尽余绪，至于“小伙计”们，他们有限地响应着方向的转换，而一味热衷于出版部的事务，于是创作倾向上较之“元老”派更显著地服膺自我表现。当然，在这四种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不全是创造社作家，多数当然是声气相同的文学青年。滕固、王以仁，还有王以仁的挚友许杰，他们恰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他们的露面，或在风格上相类于创造社，或由于交游、卖文，以及其它的原因。

创造社骨干郁达夫是当行的散文作家，在他的心眼中，“五四”新文学对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总括地说，创造社的散文都是些一本自我表现的篇什，人生意义的探索和人生情味的体验，广泛地激发着广大散文作家的兴趣，在创造社作家的散文作品中，这类题材趋向则得到了近乎本能的尊重。一般行文恣肆，时露揶揄和幽默，古诗词常见征引，颇多文言笔意，当然也独多异域文学的撷拾，新旧嬗递，中外相错，直是初期散文作品的通例。除却自我这一主题，自然与艺术当是创造社散文喜好的话头。应该注意其中的纪游作品，那是一些漂泊者之歌，感伤和浪漫的情调异常深浓。为暂时排遣现实生活痛苦的倾轧，将痛苦的回想与美丽的湖山交织成一片，充满着对现实的诅咒，随乐而淫的设色更是唤起了他们心头的悲感。

用“苦闷的象征”来看待创造社的散文，是十分妥贴的。由苦闷而生破坏，则是创造社作家的特色，尤其是他们中间年轻的

一群。从“象牙之塔”到“撒但的工程”，通体显示着这种功能合理性，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创造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也无大错。《幻洲》的上下两部奇文遍地，算是显例。“象牙之塔”的文字大抵热烈，然而悲凉，都是些寂寞的人们的心声；“十字街头”中的短文，摄取的依然是异域的滋养，说大半是世纪末的果汁也不为过，虽多是些社会文明的议论，几乎一眼可以看到流淌着的是对个性不容自由表现和人生难求至美境界的哀感。

创造社的不少个人性征特别明显的散文，好像多半模糊了与自叙传式的小说的分野，情感的能量和想象的汪洋，包括精神上的主情倾向和手段上的自由向往，形成了作家们特殊的艺术理解。中国新文学小说领域中的抒情体式 and 散文领域中的艺术型风格，都可以从创造社的某些散文中获得最初的消息。

半个多世纪以来，创造社的散文虽流布于坊间多矣，但大抵是飘零四处，多见于新文学作品各色读本或作家个人的创作集子中，似缺乏一种集团的面目。此外，从作家看，范围是窄狭的，差不多只集中于几个头面人物，比如郭沫若和郁达夫，或许还可添上近年来被人重视的叶灵凤，连成仿吾，人们能够诉说的一般还在他的文论方面。我们的工作尚属粗陋，然而目标倒是为着稍稍改变以上两种情况。所选作品在体式上以叙述与描写的散文为基本，并按发表年月序次，供读者味索创造社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如何应和着思潮变动与社会变动的，又是如何直到散伙之前还坚执于它的“自我表现”的初衷的。



目 录

许道明	前言	1
达 夫	夕阳楼日记	1
郭沫若	今津纪游	7
王独清	一双鲤鱼	19
木 天	复活日	27
郁达夫	中途	29
	◇	
沫 若	寄生树与细草	37
梁实秋	苦雨凄风	38
郭沫若	月蚀	46
郭沫若	味爽	58
郁达夫	海上通信	62
滕 固	秋祭——呈亡母的灵前	69
郭沫若	百合与番茄	77
洪为法	哭父	88
貽 德	秦淮暮雨	93
倪貽德	太湖落日	105

成仿吾	太湖纪游	114
郁达夫	北国的微音——寄给沫若与仿吾	122
成仿吾	江南的春讯	127
成仿吾	矮丑的说道者	132
成仿吾	春游	134
成仿吾	一年的回顾	140
	◇	
全 平	撒但的工程	146
沫 若	盲肠炎与资本主义	149
叶灵凤	雾——白叶杂记之二	152
倪貽德	缺陷的美——画室杂感之一	154
严良才	长笛一声人倚楼	156
许 杰	萤光中的灵隐	162
仿 吾	上海滩上	167
丘韵铎	夜之颂歌	170
叶灵凤	春蚕——白叶杂记之十	172
叶灵凤	乡愁——白叶杂记之十七	174
黎锦明	乡途——奉赠洪水	177
成绍宗	狱中拉杂记	185
许 杰	雨后	192
叶鼎洛	霜寒	206
	◇	
叶灵凤	象牙塔中	215
全 平	苦笑后的冷笑	217
为 法	做父亲去	221
滕 刚	拥衾	229
绍 宗	欧弗拉底河的夕阳	233

滕 刚	灯市	236
叶灵凤	北游漫笔	241
亚 灵	听车楼随笔	248
叶灵凤	天竹	251
全 平	下流人的辩护者	257



达 夫

时代精神(德人所谓 *Zeitgeist*, 英人译作 *The spirit of the age*)是最难摸捉的一种东西,亦是最易感染的一种风气。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得不受什么地方的感化;生在什么时候,就不得不呼吸什么时候的空气。我们所呼吸的现代的空气(*Die Atmosphaere der Zeit*)同我们所受的环境的感化(*Der Einfluss des Milieus*),就是造成时代精神的两种要素。

目下的中国,是强盗窃贼的天下,打来打去,都是为分赃不平的缘故。人心厌乱,大家都知道做小小儿的文官是不能发财,做平常的武官是不能保命了。一般青年男女都受西洋民主思想的感化,渐渐儿的生出了厌谈政治厌说武事的倾向来;于是乎文艺的世界,与思想的王国就变了他们的理想之乡;大约晋代的竹林七贤,同法国的高蹈派诗人的心理,也是如此,我之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着这一种心理而言。

世界上有一种新的“欲望”生出来的时候,必即有一种“供给”生出来,来填这一种新的欲望;我们中国的青年既然有了那一种要求,自然社会上不得生一种无理的供给出来。这供给是什么呢?就是各国文艺思潮书的乱译,同各种小说诗词的粗制滥造。

我并非是那一种无学问的思想家，专爱说说大话，以寻人错处，嘲弄古代的道德为本职的。我也不是那一种卑鄙的文人，专欲抑人之善而扬己之德的。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真不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的一日。孟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我们所轻视的，日本有一本西书译出来的时候，不消半个月工夫，中国也马上把那一本书译出来，译者究竟有没有见过那一本原书，译者究竟能不能念欧文的字母的，却是一个疑问。

人家说 Kropotkin 的屁是香的，他就说 Bakunin 的排泄物是甘味儿的；有一位半通的先生说论理学 Logic 应该叫做“老七”，他就说心理学应该叫做“老八”了，这样没有常识的国民，这样喜欢盲从的民族，如何能不灭亡呢？中国虽然革几百次命，我恐怕也不中用的，施洗的约翰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对了我们的同胞，也想这样的说。

我现在因为没有工夫看中国近来出版的书籍杂志，所以也不能举出确实的例来；但是前几天我在散步的时候，偶然买了一册书，上面写着新文化丛书的五个红字，底下是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一个书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我素以忠厚待人，所以现在我也不愿把译者的名姓提出作一个笑柄，因为我的意思，并不在

嘲弄他人，不过想请大家谨慎些儿，免致见笑于外国人而已。

译者分明说：“著作者的原书是用德文写的，英、法、俄、西班牙、日本，都已早有译本。我这次是根据 Lucy Judge Gibson 和 W.R. Boyce Gibson 的英文译本重译出来的。……”我对于译者的这几句宣言，就已经不满足了。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讲到重译，须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此下策。如今这一本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是用德文写成的，德文并非是一种无人学习的文字，译者既有心介绍哲学，何不先费一二年工夫，去学学德文？况且 R. Eucken 的文章，并不难懂，要直接读他，也不算是一件难事。

我读了那一本中文的译本，甚么也不能理会，所以就去买了一本英文的译本来对看。因为我所有的德文本，是一九〇九年改正的第二版，德文本的文章同中文译本并无一句相同，所以我疑思译者对于英文者倒反忠诚，对于原著者，倒反有漠不相关的样子。

英文本买了来一看，我才知道英文本是从原著的一九〇七年的旧版翻译出来的，你看在他的故国已经绝版的老版书，在我们中国倒当作了最新的新书流布开来，岂不是个奇怪的现象么？这也不必去说他，我把英文本同中文本对了一读，我才觉得天下的奇事，更没有甚于这一本书的翻译了。

中文译本的绪论第一页第一行第一句说：

人生有无何等意义与价值？有此种怀疑的，并非为幻想所支配。

这两句究竟是什么话呀！

英文译本的第一页第一行。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In a king this question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我虽不长于英文(因为我所学的是德文),我想这两句英文,总应该照下面翻译,

人生究竟有无什么意义与价值?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是明白的了。

若依了前举的中文译句讲起来,英文的第二句要改作

Those who have this scepticism are ruled by no illision.

才对哩。

中文译的第二句说:

我们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不能冒充真理的主人,不过必须从事于真理的发见而已。

我在英文本上寻了半天,总寻不出“我们有自知之明”的几个字来,因为英文本的第二行说:

We know that we can not pose today as the possessors of a truth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目下我们只能求那一种真理的发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装作已经是理会得那一种真理的人。